

嚴逐漸提高的趨勢，起源於文藝復興，到康德纔給牠真正理論的根據，浪漫主義運動雖然理論同康德相反，在這一點却替康德推波助瀾。到了十九世紀，尼采看見工業化的結果，基督教的崩潰，人類自由意志的減少，出來提倡他的超人主義。到了尼采的超人主義，人類的尊嚴，真是登峯造極了，但是尼采的哲學，並不能挽回工業化的勢力。自從十九世紀中葉以後，人類已經不像伊利莎白時代，康德歌德時代，浪漫主義運動時代，那樣尊嚴了。現在大家所談到最時髦的口號，就是‘遺傳’，‘環境’，‘社會份子’，‘民族血統’，……。至於個人方面，一舉一動，無處不是重重的壓迫束縛。人類既然沒有什麼尊嚴，個人既然沒有什麼價值，整個人生宇宙，也就沒有什麼意義可言。

現在一般人一談到浪漫主義運動，差不多都認為可笑，殊不知現在的世界，正急切需要一種像浪漫主義那樣複雜豐富有意義的人生觀。從這一點講起來，馮先生這一本書不單是對德國文學哲學算一種貢獻，對於現代的思潮，也有牠特別的意義了。

陳 銓

老 子 通 證

馮 振 著

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寄售定價四角

老子這部書可以說是最容易講，也可以說是最不容易講。怎麼可以說是最容易講呢？因為老子裏面全是些簡而不明的格言，因其簡而不明，所以無論提出任何一句，我們都可以隨

意發揮，作一篇洋洋大文。中國原有註釋老子的書，真是汗牛充棟，其中十有八九是以老子的格言為題目而自己借題發揮。近來西洋人講老子的人也不少。據陳銓先生的調查，只德文譯本的老子，已有四十種以上。這些譯本，大概也是把老子隨意解釋的多。經這許多隨意解釋，於是老子遂成為講修鍊的書，講用兵的書，講陰謀的書，講無政府主義的書，講社會主義的書，講進化論的書，講尼采哲學的書，講柏拉圖哲學的書，等等。若照這等講法，我們還可以把老子隨便講出許多花樣來。這樣講法，是很容易的，因為我們可隨便講。猶之乎畫鬼，我們可以隨便畫，所以容易。

但老子怎麼又是最不容易講呢？因為老子裏面全是些簡而不明的格言，因其簡而不明，所以可以有種種的解釋，但我們若想在許多可能的解釋中，決定那一種解釋是合於或近於老子的原意，是很困難的。所以講老子不難，而想找決定老子書中的話的原意，或近於其原意的意思，却是很難的。十四年前蔡廷幹先生作了一部老解老。他主張以老子解老子，以經解經。他這種意思是很好的，但是他的工作却未免教我們大失所望。他作一種他所謂串珠。他所謂串珠者，即是把老子書裏每一個字共在書中見過幾次，見於某章，分別列出，作了一個類乎統計的東西。這種工作，可算是索引或引得的工作。所以蔡先生的老解老，可以作為老子索引或引得用。在這一方面也並非無用。但以云解老，則差的很遠。

楊遇夫先生(樹達)在民國六年把較古的書中所有對於老子之解釋，都搜集在一處，成老子古義一書。較古的書，如莊子韓非子淮南子等書，去老子較近，其中對於老子之解釋，當較以

後注疏家之解釋爲較近於老子原意。楊先生又把這些古義，分列於老子原句之下，讀者參閱，非常方便。此書裨益於讀老子者，實非淺鮮。所惜楊先生守考據家的家法太嚴，他所收之材料，只以有明文說明係解釋老子者爲限。從考據家的觀點看，我們只能這樣辦。但事實上，古人引書斷章取義者很多。古書中有些地方雖有明文言係解釋老子某句者，其實係引老子某句以證明本書中自己的意思，於老子原意，本不相合。古書中或有些地方，雖無明文言係解釋老子，而其所說却正可引爲老子某章或某句之確解者。我們引古書以解老子，若不完全站在考據家的立場，我們可以多得許多材料。

馮振先生此書，主張以老子本書證老子，與蔡廷幹先生的意思相同。但其工作却比蔡先生好的多了。他也引莊子韓非子等書以解老子，但其所引亦不必限於有明文言係解釋老子者。馮先生說：‘自來解諸子書者，莫衆於老子。而多先自存成見，強老子以自圓其說，鮮能得老氏之本真’。‘諸子著書，莫不各有其宗旨，雖枝葉扶疏，而根柢於一本。故能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。讀諸子書者，必融匯貫通，求其宗旨之所在。然後能明其萬派生於一源，一源流爲萬派，此通之事也。然自有主意，強古人以就已，首尾本末，仍相連屬，是亦通也。而可以謂爲其人之宗旨，不可謂爲古人之宗旨也。故通必於事有證焉。證者所以明義非虛構，語有左證也。通論但通一章之義而已，若沿參證而貫通之，雖全書之義可通也。然則疏通證明，期不失老氏之本真，此又通證之名所由取也。雖然，義求有證，已若可信。今又多以本書證本書，殆更足信矣。而所引以爲之證者，是否不已失其本旨，此至難言也。苟所引以爲之證者，已有謬誤。

則以誤證誤，其誤滋甚。又安見語有左證而遂能一無所誤乎？然則本書之疏通證明者，其果能得老氏之宗旨乎，抑猶不免余一人之宗旨耶？斯則在讀者之自定之而已’。（本書序）以我們所見，馮先生所疏通證明者，誠尙可有商酌增損之處，但其書所用以講老子之方法，是很得當，值得介紹的。

馮友蘭

莊子天下篇校釋

譚戒甫著

隆福寺脩綆堂書店寄售，價六角。

莊子天下篇爲中國學術史上最重要之文字，顧其文既奧衍，所論當時各家學說書多已佚，不易得其真詮。著者譚戒甫君素以研討諸子之學鳴於時，據其自序，謂凡子略之書，今存於世者，罔不絕幽鉤隱，剔抉刮磨，窮其所本，極其所至，而於本篇前章之注釋，易稿至十數次，其功力之勤，可以想見。吾人讀其書，覺其解釋頗多怡然理順渙然冰釋之處。蓋其得力之處在以古書釋古書。昔高郵王氏以經說卓絕一時，其方法爲“以經解經”。今譚君似師其意而“以子解子”，宜其有所得矣。如卷中十三葉“接萬物以別宥爲始”句，用尸子廣澤呂氏春秋去宥及莊子徐無鬼諸文爲釋，十四葉“見侮不辱”一節，用荀子正論呂氏春秋正名韓子顯學諸篇爲釋，十五葉下“君子不爲苛察”節，用荀子正論篇爲釋，十六葉“以禁攻寢兵爲外”節，用消搖游篇爲釋，二十葉“夫無知之物”一節，用慎子爲釋，廿二葉“關尹老聃